

明
亡
清
兴
(下)

李富民
主编

六十人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明
亡
清
兴

(下)

李富民

主编

六十人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努尔哈赤——清朝崛起开拓者



努尔哈赤

清太祖努尔哈赤（1559～1626），后金开国君主、清王朝奠基人。满族，爱新觉罗氏，^① 属明建州左卫女真贵族塔克世家族，始祖布库里雍顺，母为佛库伦。公元1616～1626年在位。他少怀大志，雄才大略，起事肇基，统一女真，挑战明朝，建立后金，威震当世，为清王朝的崛起披荆斩棘，开拓了道路。

一、少年坎坷 乱世立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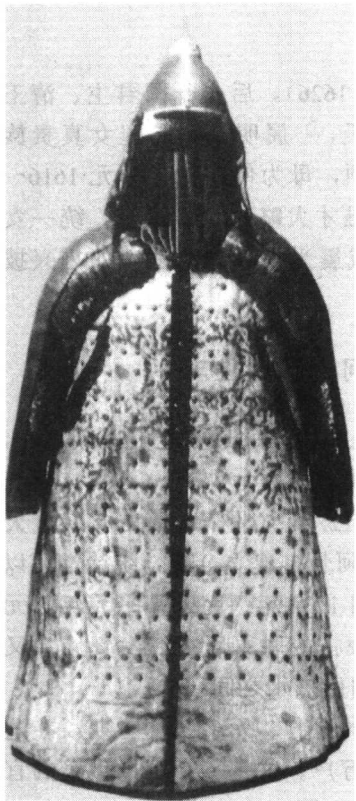
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是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，在中国古代，先后被称为肃慎、挹娄、勿吉、靺鞨。到五代时，始有女真之称。公元1127年（北宋靖康二年，金天辅元年），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朝，统治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长达百余年，直到1234年（南宋端平元年，元太宗窝阔台六年）被南宋与蒙古的联军所灭，女真族才又重新回归东北故土，散居在白山黑水之间。

松花江下游的依兰地区，是努尔哈赤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。元朝统治时期，在这里设了三个万户府。努尔哈赤的祖先充任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。这是一个可以世袭的官职，从这时开始，努尔哈赤的先人便世代为官。元明交替之际，女真部族之间纷争不已，动荡不安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避战乱，于明洪武年间（1368～1398）率领部众迁徙到图们江下游斡木河畔（今朝鲜会宁）定居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胡里改万户府的万户阿哈出也率族人南迁，在辉发江上游的凤州安家落户。明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阿哈出到南京朝贡，明朝当即设“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”，任命他为建州卫指挥使。永乐三年（1405），猛哥帖木儿随明钦差千户王教化到南京入朝，明成祖朱棣也委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，仍然管辖斡朵里部。永乐十年，猛哥帖木儿再次入朝，明成祖赏识他的忠诚和勇武，特增设建州左卫，任命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。^② 由于猛哥帖木儿为明朝忠心守边，功绩卓著，先后荣升都督佥事和右都督的职位，在努尔哈赤的家族史上留下了显赫兴隆的一页。从猛哥帖木儿算起，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

① 爱新觉罗：满语，爱新义“金”，觉罗义“族”。

② 后来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与叔叔凡察争权，明英宗再把建州左卫一分为二，增设建州二卫，叔侄俩各掌一卫。《明英宗实录》：“分建州左卫，设建州右卫，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，掌左卫事；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，掌右卫事。”这样就形成了建州卫、建州左卫、建州右卫，史称“建州三卫”。

已是第六代了。200年来，这个家族作为明朝的臣民，世代承袭建州官职，虽然称得上家世显赫，但也历尽坎坷，几经兴衰。当努尔哈赤降临人世时，女真人内部仍在进行着激烈的纷争，被兼并消灭的危险仍然威胁着他的家族。也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，为努尔哈赤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时机。



努尔哈赤穿用的甲冑

同所有贵族一样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也把有众多妻子视为其尊贵身份的一个象征，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。努尔哈赤的生母姓喜塔喇氏，名字叫额穆齐，是建州卫首领王杲的女儿。喜塔喇氏生了努尔哈赤、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。作为长子，努尔哈赤长得龙颜凤目，伟躯大耳，声若洪钟，因此备受父母宠爱，从小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然而在他10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喜塔喇氏突然与世长辞。这个重大的变故从此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，他告别了昔日骄子的优越地位，开始在继母制造的阴影中度日。他的继母纳喇氏是一个为人刻薄狠毒的女人，自从她主持家事后，努尔哈赤兄弟便失去了往日家庭的温暖，受尽了继母的挑剔和冷遇。努尔哈赤的父亲受了妻子的挑唆和影响，对努尔哈赤兄弟也变得冷若冰霜。^①后来由于生活所迫，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就开始用自己的双手谋生，他常常翻山越岭，出入于莽莽林海，挖人参，采松子，拣榛子，拾蘑菇，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集市上换钱，用以维持自己和两个弟弟的生活。

努尔哈赤常去的是生意兴隆的抚顺马市，除了进行贸易之外，他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贸易同汉人广泛接触和交往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。交往多了，他学会了说汉语、识汉字。在抚顺马市这所“学校”里，聪明好学、胸怀大志的努尔哈赤广采博收，增长了才干，开阔了视野。

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努尔哈赤通过结识的汉人读了不少汉文书籍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是他最感兴趣的两部书。^②书中刘备、诸葛亮、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智谋和作为，激荡着少年努尔哈赤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灵。每每读到精彩之处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拍手赞叹，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溢于言表。

15岁那年，无情的生活之鞭迫使努尔哈赤带着10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出走，投奔到外祖父王杲门下。

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人，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在动乱的年代中发迹，成为建州女真部落中的著名首领。明中期后，他自以为力量雄厚，便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，常

^① 《满洲实录》：“汗十岁时丧母，继母妒之，父惑于继母言，遂分居，年已十九矣，家产所予独薄。”

^② 黄道周《博物汇典·四夷附奴酋》载：（努尔哈赤）“好看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”，“自谓有谋略”。

常扰边作乱。明万历三年（1574），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攻破王杲屯寨，王杲兵败，王杲及亲属全部被杀。此时正在王杲家中的努尔哈赤兄弟也双双做了俘虏，聪明、机敏的努尔哈赤当即跪在李成梁马前，痛哭流涕，用汉语请赐一死。李成梁见他聪明伶俐、乖敏可怜，不仅赦免了他，而且把他留在帐下做了书童，专门伺侍自己。努尔哈赤从七八岁就开始练习骑射，到这时十六七岁，已是弓马娴熟、武艺高强。因而在李成梁帐下，每逢征战，他总是勇猛冲杀，屡立战功。李成梁对他非常赏识，让他做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。两人形影不离，关系密切，情同父子。^①

在李成梁麾下，努尔哈赤接触汉人的机会更多了，他对汉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；由于经常参战的实践，又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提高和发挥，他的谋略、胆识也越来越增强了。李成梁还带他去北京朝觐，繁华的街市、辉煌的宫殿使他眼界大开。这一切都孕育了他创立功业的勃勃雄心。

然而，努尔哈赤对李成梁的恭顺和效忠，仅仅局限于表面。他对外祖父的被杀始终怀恨在心，只是当时慑于李成梁的威名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私下里他早已另有打算，只待有朝一日时机成熟采取行动。

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努尔哈赤以父亲捎信让他回家成亲为由，借机离开李成梁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遵照父命，19岁的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结了婚。当时按女真习俗，男儿成年就要另立门户。继母纳喇氏也正是以此为借口，唆使塔克世把新婚的儿子、媳妇赶出了家门，只分给他们非常可怜的一点家产。对于这些，努尔哈赤并未过于伤心和计较，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创造出幸福的生活。

独立生活后，努尔哈赤经常到长白山一带采集、狩猎，往来于抚顺马市和女真地区，换取生产和生活用品。有时他也辗转各地，以佣工为生。有时则听从明朝的征调，从征参战。经过几年的闯荡，努尔哈赤有了更丰富的阅历。他对各民族的语言风俗、中原地区的形势以及宫廷、官场、官军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二、起兵报仇 统一女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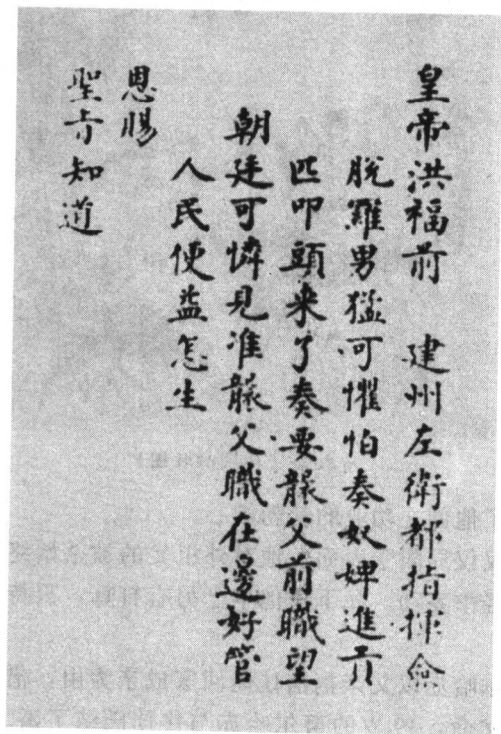
努尔哈赤 25 岁时，女真部族之间和部族内部为了争雄称霸，常常互相攻伐，互相残杀。建州女真有两个坚固城寨，一个是古勒城，城主是阿台；另一个是沙济城，城主



清人绘《秋风归牧图》

^① 彭孙贻《山中闻见录》：“太祖既长，身長八尺，智力过人，隶成梁标下。每战必先登，屡立功，成梁厚待之。”

是阿亥。阿台是努尔哈赤外祖父王杲的儿子，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伯父礼敦的女儿。王杲被杀后，阿台发誓要为父报仇，他凭借古勒城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，依山筑城，设置壕堑，并屡犯明边，纵兵抢掠。这激怒了明朝总兵李成梁，他决意发兵攻取古勒城，欲将阿台部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后来，与李成梁勾结的建州女真图伦城（今抚顺汤图乡附近）城主尼堪外兰欺骗了阿台部下，诱使阿台部下杀死阿台，献城投降。李成梁进城后大肆杀戮 2000 多人，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于混乱中被杀。



明代永乐十年（1412）设建州左卫。

图为建州指挥金事上明廷奏章

口守台狂奔，遭到守台官军的阻拦后，他慌不择路，又转向鄂勒浑城（今抚顺河口台东北）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努尔哈赤再次发兵进攻。尼堪外兰再次闻讯出逃，希图在抚顺边台得到边吏的保护。边吏将他拒于边台之外，暗中通告努尔哈赤的人。努尔哈赤的人闻讯赶到，将尼堪外兰砍死在边台之下。努尔哈赤除掉了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，了却了一桩心愿。

当时女真部落林立，建州女真也不例外。在努尔哈赤以 13 副遗甲起兵的两年内，就相继大败了建州女真界藩、萨尔浒、董佳、巴尔达四城联军和漠河、章佳、巴尔达、萨尔浒、界藩五城联军，并攻破了安图瓜尔佳、克贝欢和托漠河城。在斩杀了尼堪外兰之后，又乘胜平定了哲陈部，攻取了完颜部。在努尔哈赤日益强大的攻势面前，苏完部和董鄂部自动前来归附。到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，除长白山诸部外，建州女真各部基本上被努尔哈赤统一。五年之后，他又先后攻取了长白山讷殷、朱舍里和鸭绿江三部，整个建州女真全部统一在他的麾下。

为了扩展势力，兴立基业，在统一建州女真过程中，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

噩耗传来，努尔哈赤悲痛欲绝。他愤然来到辽东都司，义正词严地质问明廷边吏，为何杀他一向忠顺于朝廷的祖父和父亲。明朝边吏自觉理亏，一再解释这是误杀，并马上找出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，交给努尔哈赤安葬。后来，又赐予努尔哈赤敕书 30 道、战马 10 匹，让他袭任祖父之职，当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。努尔哈赤表面上接受了明朝抚慰，但内心发誓要报杀祖杀父之仇。

为了报仇，努尔哈赤决定先举兵攻打尼堪外兰。但他势单力薄，处境又非常困难。他整点出父祖的 13 副遗甲，率领不足百人的部众，向尼堪外兰居住的图伦城进发。尼堪外兰表面上神气十足，实际上胆小如鼠，不堪一击。听说努尔哈赤率兵打来，他丢下部众，只身带着老婆孩子狼狈出逃到浑河部的嘉班（今抚顺东大甲邦）去了。图伦城不攻自破，努尔哈赤凯旋而归。

不久，努尔哈赤又乘胜追击逃到嘉班的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闻讯后向抚顺城南的河

(1587)在烟筒山下建赫图阿拉城^①称王。为显示为王的尊严，他制定出一套粗具规模的礼仪。每当他出入栅城，乐队便恭立在城门两侧吹打奏乐。赫图阿拉城遂成为当时建州女真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的中心，后来又成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基地。

随着建州女真各部统一的完成，海西女真便成为努尔哈赤攻取的又一个目标。

“海西女真”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，主要有叶赫、哈达、辉发和乌拉四部（又叫扈伦四部）。叶赫和哈达两部势力较强，邻近经济发达的汉族城市开原，并有控制贡道的地理优势，使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争雄扩展。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节节胜利被他们视为心腹大患。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、布寨派了两个使者气势汹汹地找到努尔哈赤，要求他把建州的额尔敏、扎库木两地中任选一地给叶赫。对于这种蓄意挑衅，努尔哈赤严词相斥，叶赫的两个使者只好悻悻而归。



《满洲实录》插图

叶赫首领讹诈遭到失败后，便欲通过武力来达到自己制服建州、称雄女真的目的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六月，叶赫先纠合海西其他三部对建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但叶赫并未吸取教训，同年九月，叶赫贝勒布寨、纳林布禄再次纠合海西女真的哈达、乌拉、辉发三部和建州女真朱舍里、讷殷二部以及蒙古的科尔沁、锡伯、卦尔察三部，共九部三万兵马，分三路向建州进攻。努尔哈赤闻讯，当即进行军事部署，埋伏精兵，设置障碍，待一切就绪，便十分安然地回家睡觉去了。

翌日拂晓，努尔哈赤为了鼓舞士气，先率诸将祭拜了天神，然后带着大队人马踏上了征途。这时，努尔哈赤派出的侦察来报，从一个投诚的叶赫人口中得知九部联军有三万多人。众将听后都面露惊惧之色。努尔哈赤环顾四周，泰然自若地对众人说：“九部联军号称三万，但不过是些乌合之众，人心不齐；我们尽管人少，却心齐志坚，又能立险扼要，以一当十。只要先击杀他们的头目，其部属必会不战自溃。”^②听了这番鼓动，将士们顿时信心倍增。努尔哈赤又令兵士们去掉手上和脖子上的护套，轻装上阵。他详细分析了九部联军的阵容后，率军趁九部联军全力进攻城堡赫济格城之机，抢占了古勒

① 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苏子河边，即今新宾老城。“赫图阿拉”满语意思是“横冈”，此城后称“兴京”。

② 语见《清史稿·太祖本纪》：“乌合之众，其志不一，败其前军，军必反走，我师乘之，靡弗胜矣。”

城。古勒城易守难攻，努尔哈赤居高临下，地理位置十分有利。而努尔哈赤早在赫济格城严密布防，九部联军连攻了两天也没能攻下，见努尔哈赤占领了古勒城，便转锋来攻。努尔哈赤身先士卒，率军居高临下冲锋，他一路砍杀，连斩叶赫部九名士卒。见此情景，布寨气急败坏地冲上来，不料战马被木墩绊倒，将他掀翻在地。努尔哈赤的士兵赶上前去，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。众兵士见首领丧命，顿时方寸大乱，无心恋战，只好仓皇而逃。努尔哈赤率兵乘胜追击，直至哈达境内。这一仗俘获了乌拉首领布占泰和大批兵士，还斩敌 4000 余人，缴获 3000 匹马和近千副盔甲。
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九月，叶赫与哈达发生冲突。哈达首领孟格布禄自知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，便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赫图阿拉城做人质，请求努尔哈赤派兵相助。这无疑给了努尔哈赤一个出兵的良好机会。他即刻派费英东、噶盖率领两千兵马前去救援。叶赫得知哈达引来了努尔哈赤的援兵，顿时慌了手脚。经过一番斟酌，叶赫决定设法诱使哈达反戈一击，以便摆脱困境。叶赫部派人给孟格布禄送去一封信，信中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，并声言如果哈达能捕捉建州派来的两员大将，叶赫将与哈达重修前好。孟格布禄还真上了叶赫的圈套，答应按其主意行事。闻知此事，努尔哈赤简直气炸了肺，他当即命令弟弟舒尔哈齐做先锋，率兵千人去征伐出尔反尔、恩将仇报的哈达。舒尔哈齐率军赶到哈达城下，见敌军气势正盛，不敢交战，便在城下按兵不动。随即赶到的努尔哈赤冒着矢石带头猛攻。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，努尔哈赤终于攻下了哈达城，生擒了孟格布禄。

哈达一向与明朝关系密切，如今受到努尔哈赤的兼并，自然引起明朝的重视。更使明朝警觉的还是努尔哈赤日益独立的行为冒犯了天朝圣威，因此遂命令他恢复哈达部。努尔哈赤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明朝抗衡，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代为妻，送他回哈达为王。但哈达部实质上已是有名无实了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建州部乘哈达部发生大饥荒，遂将其灭亡。建州部自此也更加强盛起来，其势发展迅猛，已非明朝的力量所能控制。

随后，辉发部又成为努尔哈赤攻取的目标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努尔哈赤先派精兵数十人装扮成商人混入辉发城，作为内应。然后，他亲率兵马逼近辉发城下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消灭了辉发部。

辉发部灭亡之后，努尔哈赤的目光又转向了乌拉部。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九月，借乌拉骚扰建州和未及时进贡为由，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讨乌拉部。建州部兵强马壮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乌拉六城。惊惶失措的布占泰乘小船逃到乌拉河上，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努尔哈赤手下留情。努尔哈赤历数了他忘恩负义、屡背盟约的罪行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赦他不死。努尔哈赤命令布占泰将人质送到建州，留下军士千人驻戍，遂率大军撤回。

第二年，努尔哈赤以布占泰再次背约为由，又一次兵临乌拉城下。在来势凶猛的建州大军面前，布占泰丢盔弃甲，只身逃往叶赫。建州军击溃敌兵 3 万，斩杀 1 万，获甲 7000 副，灭亡了乌拉。
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取叶赫的战争。战前，他将诸王贝勒召集起来，商讨攻打叶赫的作战计划，并发誓不荡平叶赫，决不回师。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夜，代善、皇太极率部来到叶赫。当时叶赫有东西两座坚固的城堡，分别由两个首领金

台石和布扬古坚守。叶赫军队勇猛善战，精于骑射，但久经沙场、训练有素的建州兵士更是锐不可当。叶赫兵战了几个回合，见不是建州的对手，不得不退入城内坚守。他们在城上发射箭矢，投放巨石，抛掷火器，建州兵死伤惨重。经过反复搏杀，在东城被炸塌后，建州兵冲入东城，但叶赫人据家死守，建州兵屡攻不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努尔哈赤采用攻心战术，传下命令：凡城内军民，投降者一概不杀。此法果然奏效，叶赫军民闻讯后，纷纷放弃抵抗投降，只有首领金台石继续带着家眷、近臣躲在堡楼上负隅顽抗。金台石的外甥皇太极和投降的儿子德尔格勒在楼下大声喊话，劝他投降，他却无动于衷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努尔哈赤的兵士准备用斧子砍毁石楼，金台石见走投无路，又想放火自焚，结果建州兵士一拥而上，将他俘获。金台石如此顽抗，努尔哈赤便下令绞死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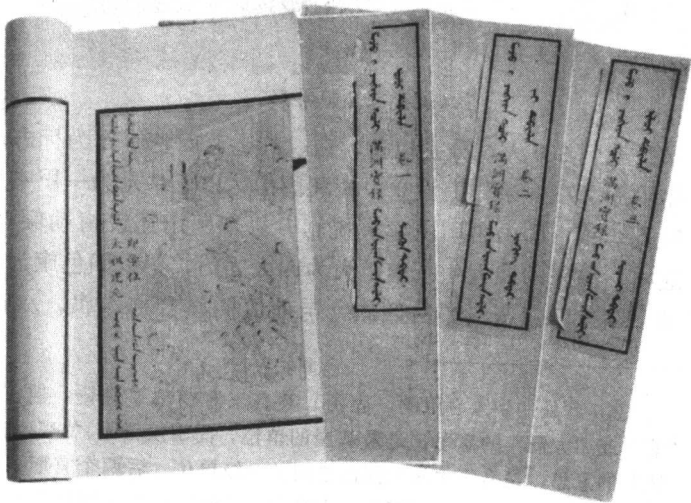
闻知东城被攻克，西城也乱了阵脚。布扬古的堂弟打开城门投降，代善最后将布扬古的住所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为了保全性命，在得到降后不杀的许诺后，布扬古被迫向建州兵投降。努尔哈赤对布扬古以礼相待，用金杯斟酒为他压惊，以示宽大之意。但布扬古见了努尔哈赤却立而不跪，并无丝毫感激之情。努尔哈赤恐怕他终将成为后患，第二天便下令绞死了他。努尔哈赤对其他降民一律宽大，允许他们随身带着弓箭衣物，迁移到建州。

在统一建州和海西四部的同时，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诸部也采取了征伐与招抚两手并用的策略。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开始，努尔哈赤从东海女真瓦尔喀部、窝集部和虎尔哈部先后向建州迁入5万多人。到万历末年，所有女真部落都被统一了。

三、建国整顿 誓师伐明

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正月初一，是努尔哈赤建国称汗的日子。赫图阿拉城热闹非凡，内城正在举行隆重的登基仪式。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和八旗首领及文武百官按八旗的顺序站立在“尊号台”两旁。当努尔哈赤登上宝座时，八大臣手捧劝进表章，一字排开跪倒，众臣紧随其后跪拜在地。努尔哈赤的侍卫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过八大臣呈上的表章，高声朗读。表章中为努尔哈赤上尊号为“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”。读罢表文，努尔哈赤起身离开宝座，焚香祷告，率众臣行三跪九叩礼。随后又登上宝座，接受各旗大臣的贺礼。礼毕，努尔哈赤宣告建立“大金国”，年号为天命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“后金”。

登基仪式结束后，众大臣举杯畅饮，全城一片欢腾。然而，努尔哈赤并没有被欢乐所陶醉，他深知要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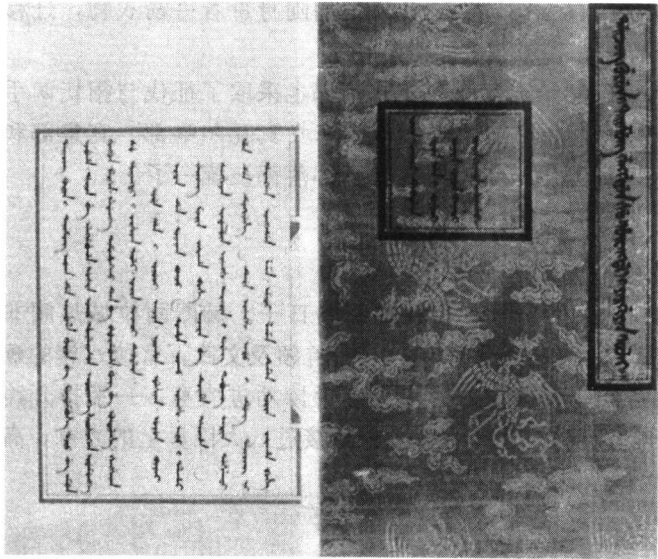
努尔哈赤《建元即位图》书影

立国家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，因此他着力发展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。

在农业方面，努尔哈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屯田和扩大农耕范围。建州的谷地平原悉数被开垦，就连难以耕种的山地也有许多地方种上了庄稼。每攻取一地，努尔哈赤便根据当地条件安排耕种、放牧或屯种。攻取哈达后，他在这里大力提倡耕垦土地，放牧马牛。灭掉辉发后，他又在当地安置了千余户居民进行屯种。

建州地区的手工业本来很落后，铁制农具、布匹和丝绸等大量生活用品都要从汉族地区输入。努尔哈赤力图改变这种局面。他很重视工匠，认为他们远比金银珠宝贵重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由于他的倡导，建州地区的手工业很快粗具规模，能炼铁、采矿，并制造精良的军械。赫图阿拉城就设立了绵延数里的作坊，专门制造各式各样的兵器。

在商业方面，努尔哈赤一方面积极发展建州地区的经济，一方面致力于发展与汉族地区的贸易，以此来弥补建州经济上的欠缺。他用当地出产的人参、貂皮、东珠、马匹等特产换回所需要的物品。为了解决湿人参容易腐烂的问题，努尔哈赤还创造了煮晒法，即把人参煮熟晒干，然后保存起来待价而沽。只此一项，仅在抚顺一市，努尔哈赤每年就获利高达几万两。



《满文老档》书影

创建八旗制度，也是努尔哈赤的一大功绩。八旗制度的雏形是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。那时，每逢出师狩猎，氏族成员便每人出一支箭，以10人为一单位，称“牛录”；10人中立一总领，称“牛录额真”（牛录额真即大箭主，后改称佐领）。在女真社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的同时，牛录组织也日益扩大，并演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掠夺战争和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。但它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显著的临时性，必须改造为常设的社会组织形式。1601年，努尔哈赤把每个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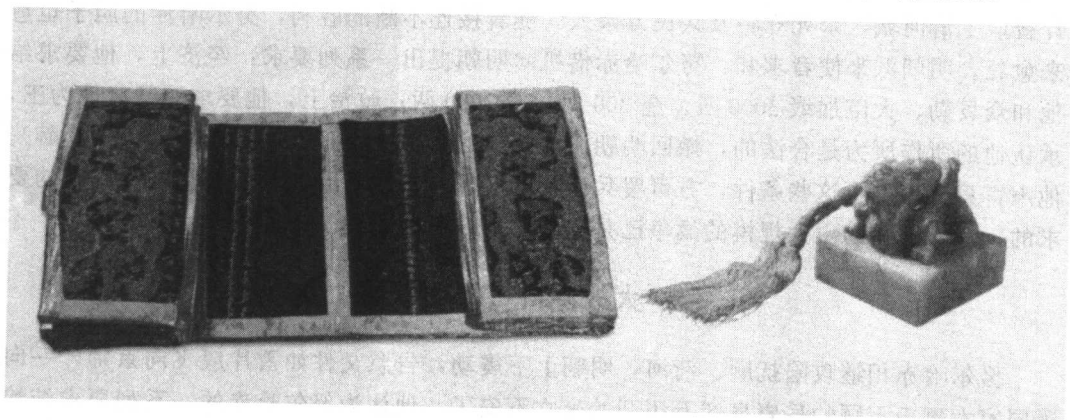
录扩充到300人，分别以黄、白、红、蓝四色旗作为标志。由于兵力不断增加，1615年努尔哈赤又在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，以五牛录为一甲喇，五甲喇为一固山。甲喇设甲喇额真统领，固山由固山额真统辖。每个固山还设梅勒额真二人，作为固山额真的助手。^①这样，原来的四大牛录遂扩大为四大固山，仍以四色旗为标志，又称四旗。后来又增编镶黄、镶红、镶蓝、镶白四旗，与前面四旗合称八旗。八旗制度是“以旗统人、即以旗统

^① 此处的牛录、甲喇、固山、额真、梅勒都是满语，前三个是小旗的组织单位，牛录汉语是“箭”或“大箭”的意思，是最基层的单位；固山汉语是“旗”的意思；甲喇又作扎拦、夹喇，汉语是“队”的意思，是介于牛录和固山之间的一级单位。后两个官职名称，额真汉语是“主”的意思，梅勒汉语的意思是“副”。牛录额真（大箭主）后改称佐领，甲喇额真后改称参领，固山额真（旗主）后改称都统，梅勒额真即副都统。

兵”的兵民一体、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。八旗兵丁平时耕垦狩猎，战时则披甲出征。八旗旗主即八个固山额真都由努尔哈赤的子孙担任，他们集军事统帅和政治首领的身份于一身。努尔哈赤则是八旗的家长 and 最高统帅，他为八旗军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。八旗制度的实行，提高了女真的军事战斗力，也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。

创制和颁行满文，是努尔哈赤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上建立的一个里程碑。努尔哈赤兴起后，建州与明朝和朝鲜时常有公文来往，但因没有女真文字，只能由汉人用汉文书写。每逢向女真人发布政令，则先用汉文起草，然后再译成蒙古文。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，书写却用蒙古文，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，促使努尔哈赤决意创制记录自己语言的符号——满文。他命额尔德尼和噶盖承担了创制满文的任务。但他们俩都觉得女真人使用蒙古文由来已久，现在要创造自己的文字，困难太大，简直不知从何处下手。努尔哈赤便让他们参照蒙文字母，结合女真语言拼读成句，再撰制成满文。噶盖后来因罪被杀，就由额尔德尼完成了创制满文的任务。满文的创制和颁行，加强了满族人民内部和满汉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，也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。

建国称汗后，努尔哈赤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整顿内部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将兵锋公然指向了明朝。而明朝当时的政治腐败与军备废弛，也是导致努尔哈赤实行战略转移的催化剂。



努尔哈赤御册及玉玺

后金天命三年（万历四十六年，1618）春天，一切准备停当，努尔哈赤率领众臣众兵，祭祖告天，宣读了“七大恨”伐明誓词。^① 誓词说：

我的父祖未曾损害明的一草一木，明却无端挑衅将我的父祖杀害，恨一也；明虽挑起事端，但我仍想与明修好，划界立碑，共立誓言，互不侵扰，但明军践踏盟约，越我边界，出兵援助叶赫，恨二也；清河两岸明人，年年入我境内劫夺，我遵照两国盟约，捕杀越界汉人，明朝却诬我擅杀，扣我使臣刚古里等 11 人为人质，逼我杀 10 人换取，恨三也；叶赫之女本来已经许配于我，但因得到明朝的支持，叶赫又将已聘之女改嫁给蒙古，恨四也；柴河、三岔、抚安等三地，历代属我部所统，明却不许三地民众种田收割，发兵驱逐，恨五也；我奉天意征讨叶赫，明却偏听叶赫之言，遣使对我谩骂凌辱，恨六也；明朝逼我把所俘哈达之人退还，结果被叶赫所掠取，恨七也。明朝欺人太甚，情理难容。因这七大恨之故，誓师伐明！

^① 事见《清史稿·太祖本纪》。

与此同时，努尔哈赤又颁布兵法，严明军纪。他告谕众兵说：“今日发兵，征讨的是明军。对沿途民众，不许欺凌蹂躏；对抗拒我军者，格杀勿论；对于归顺者，切不可妄加诛杀。”

第二天，努尔哈赤率领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向抚顺进发。濒临浑河的抚顺城是明朝设防的要塞，又是明与建州互市的重要场所。青年时代的努尔哈赤经常出入这里进行贸易，因而对抚顺的山川形势和各方情况了如指掌。他决定以计智取，辅以力攻。他先派一人到抚顺，声言明日有3000名女真人要来做生意。第二天，扮作商人的后金先遣部队来到抚顺城内，诱使当地商人和军民与之贸易。抚顺守军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后金兵士已遍布集市，后金主力又接踵而至，乘机突入城内，与先遣部队里应外合，一举攻取了抚顺城。抚顺守将李永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束手就擒。辽东总兵张承胤闻讯率兵万人仓促来援，这时努尔哈赤已经撤出抚顺，在中途设下埋伏，全歼了张承胤的援军，缴获了大批武器辎重，满载而归。

努尔哈赤起兵伐明，初战便大获全胜，士气大振，但他并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他深知明朝此时虽然江河日下，但毕竟还是一个庞然大物，还有相当的实力，不能贸然大举进犯。因此，他对明朝不断进行试探性的小规模进攻。攻陷抚顺城三个月后，他又用计智取了清河城，杀死守将及兵民万余人。随着接连不断的胜利，努尔哈赤的胆子也愈来愈壮。明朝派来使者求和，努尔哈赤借机向明朝提出一系列要求：经济上，他要求给他和众贝勒、大臣加缎3000匹、金300两、银3000两；政治上，他要求明朝尊他为王，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，撤回明朝派驻叶赫的官兵（当时努尔哈赤还未灭掉叶赫）。他声言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，方可罢兵谈和。显然，堂堂“天朝”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的，双方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、一触即发了。

四、大战萨尔浒 攻占辽沈

努尔哈赤相继攻陷抚顺、清河，明朝上下震动，告急文件如雪片般飞向京师，一向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的昏庸皇帝万历开始坐立不安了。他认为努尔哈赤的一系列要求纯粹是非分之想，必须坚决予以拒绝，并决定调兵遣将，犁庭扫穴，全力消灭后金。他亲自颁布圣旨，交九卿科道会议辽事，并立即起用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。为了进攻后金，明廷在全国加派辽饷，转输粮秣，以应军需；还咨文朝鲜，胁迫其出兵，合力征讨；明廷还颁布全军，晓谕天下：擒斩努尔哈赤者，奖赏万金。明廷迅速调集各地官兵88000多人，加上来自叶赫、朝鲜的援兵，共十几万人，准备分兵四路合击努尔哈赤的中心赫图阿拉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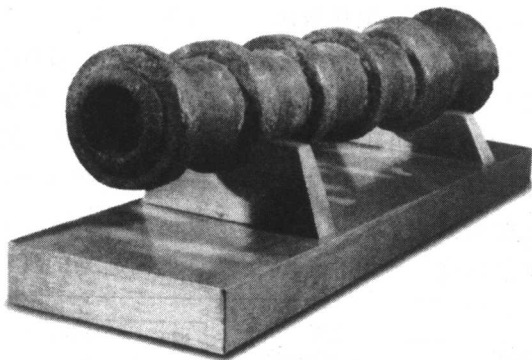
天命四年（1619）三月初一，明军来到萨尔浒，并分兵去吉林崖。努尔哈赤统帅八旗军近6万人前来迎战。他对代善等人说：“明兵依仗人多势众，可以分散作战；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，逐路击破明军。吉林崖明军只派小股兵去监视就行，萨尔浒的明军一定要好好对付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只要打败了萨尔浒的明军，吉林崖的明军就会不战自溃。”^①布置之后，他亲率六旗兵力包围萨尔浒，派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其余两旗前往

^① 语见《清史稿·太祖本纪》：“上曰：‘明兵由南来者，诱我南也，其北必有重兵，宜先破之。’”

吉林崖，监视明军的动静。

奉命在萨尔浒扎寨的明军，初至萨尔浒谷口便遭后金 400 名埋伏者的袭击，兵伤马毙，锐气大挫。而对冲杀而至的六旗铁军，他们慌忙列阵，仓促迎战。开始，明军施放的花炮使没有火器的后金六旗兵暂时受阻。但精于骑射的六旗兵随之迎面回击，顿时矢箭如雨，铁甲骑兵又乘机奋力冲击，打得明军四处逃窜，方阵大乱。在震天的呐喊声中，后金兵冲进明营，歼灭了驻守萨尔浒山的全部明军。

随后，努尔哈赤挥师前往吉林崖。原来坚守吉林崖的后金军队见杜松率部抵达山脚，便从山上冲下来迎战。此时，皇太极率领的两旗兵马正好赶到。杜松军腹背受敌，眼看就要招架不住，萨尔浒大营已破的消息又在这时传到，明军顿时军心动摇。杜松正待收拾残兵撤退，努尔哈赤的六旗军似从天而降，挡住了明军的去路。士气颓落的明军乱作一团，后金兵乘胜而战，士气高昂，杀得明军尸横遍野。杜松左右冲击，也未能杀出重围，最后矢



萨尔浒大战的遗物——明代铁炮

尽力竭，落马而死。明朝四路大军中的一支主力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
接着，努尔哈赤马不停蹄，挥师北上，去迎击马林的北路军。马林一部得知杜松惨败的消息后，将士哗然，士气低落，滞留在萨尔浒西北 30 里处的尚间崖消极防守。努尔哈赤急驰赶往尚间崖，他登高远眺，见马林的营壕内外防守严整，便下令军士绕道而行抢占尚间崖顶，以便居高临下，杀明军个措手不及。代善、阿敏和莽古尔泰抢占有利地形后，各率部属直冲敌阵，奋力拼杀。仓促之中明军用枪炮还击，但后金军来势迅猛，锐不可当，明军扔下火器争相逃命，死伤惨重，仅总兵马林等少数人策马而逃。

努尔哈赤连胜明朝西路和北路两支大军后，又得消息：另外两路明军正从东、南两个方向逼近都城赫图阿拉。他当即班师回京。为了避免与两支明军同时交战，努尔哈赤心生一计：努尔哈赤自己带 4000 兵士守城，准备对付李如柏的南路军；又把缴获的杜松令箭交给明军降卒，让其假扮为杜松的使者去催促东路军统帅刘綎前来会战。接到杜松的令箭，刘綎不知其中有诈，遂加快速度，向赫图阿拉孤军深入。努尔哈赤令代善、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率主力迎战刘綎。皇太极抢先占领了山头，埋伏起来。待明军进入伏击圈后，后金的攻势似山洪暴发，打得明军晕头转向。刘綎奋战了几十个回合，两臂都受了重伤，最后力竭身亡。明朝士兵被杀者无数，尸横遍野，惨不忍睹。

在沈阳坐镇的辽东经略杨镐，派遣四路大军出师后，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只等着部将报捷。哪里料到，不过几天工夫，三路大军相继败北。他料定幸存的李如柏更不是后金的对手，便急命李如柏回兵。胆小怯弱的李如柏出师最晚，且行动迟缓，故还没同后金交手。接到杨镐的命令，他就像得到了大赦，率部落荒而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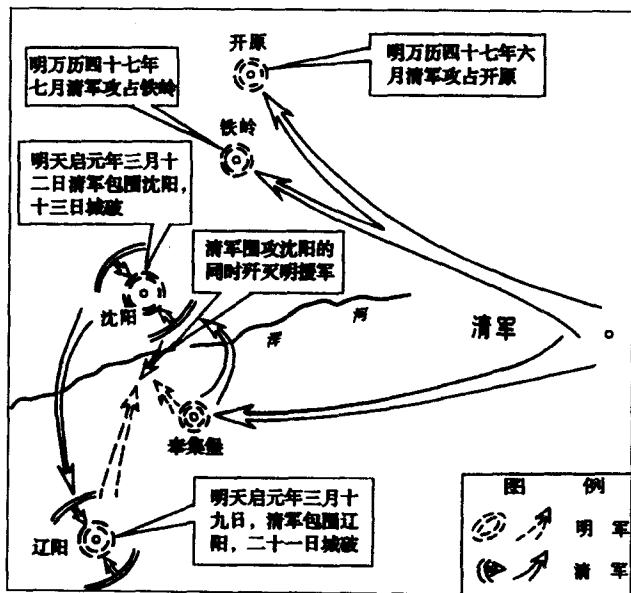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次著名的萨尔浒大战中，努尔哈赤仅用五天时间，就大败明朝十几万大军，称

得上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精湛表演。他以集中优势兵力、各个击破为原则，以铁骑驰突、速战速决为法宝，以诱敌深入、以静制动为手段，以亲临战阵、身先士卒为表率，终于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赫赫战绩。

萨尔浒大战之后，明朝在东北边境的统治日趋崩溃，而已经立住了脚跟的努尔哈赤，则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。
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明神宗病逝，一个月后，刚刚继位的太子朱常洛又吞红丸死于乾清宫。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继承了皇位，是为熹宗。从此，宦官专权，宦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。大臣之间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，互相攻讦。

明臣熊廷弼虽然身居千里之外的边陲，但由于他性情刚直，不受贿徇私，不巴结权贵，得罪了一些奸佞之人，遂成为被攻讦的对象。嫉恨他的权贵们屡次上书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。熊廷弼先后五次上疏自辩，针砭弊政要害，并请求圣上信任边吏，用而不疑。^①但是，明廷气数将尽，已经不辨忠奸，到底自毁长城，罢免了熊廷弼，改派袁应泰任辽东经略。袁应泰走马上任后，宽娇属下，随意撤换武将，很快造成了军纪松弛、混乱的局面。他又不分良莠，收纳了许多蒙古和女真的降兵，大量敌探乘机混入，成了后金的内应。刚刚由熊廷弼恢复巩固起来的辽东防务，被袁应泰搞得一塌糊涂。



沈阳之战示意图

一直在拭目以待的努尔哈赤见时机已到，于天命六年（1621）春，发动了辽沈之战。沈阳在明代是辽东重镇之一，它被作为辽阳的“屏障”而受到重视。这里精心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。努尔哈赤的大军在城东七里处安营驻扎。他几次派少量兵士诱明军出战，每次都让他们佯装败退，以便麻痹明军。

当努尔哈赤认为决战的时机成熟之后，便派后金的精锐骑兵设下埋伏，然后又派兵到沈阳城下挑战。贪功轻敌、有勇无谋的明总兵贺世贤果真中了圈套。他率万余兵丁出城迎战。后金兵假

装败逃，贺世贤紧追不舍，进入了埋伏圈。当他发现自己中计，为时已晚，身中数箭坠马，被后金兵杀死。之后，努尔哈赤统军奋力攻击城的东北角。开始明军在城上使用火炮，重创后金兵。但火炮连发使炮身炽热，必须使其降温后才能再射。后金兵利用这个间隙，进逼城下，猛攻东门。激战之中，一些原先混入城内的女真降民突然将吊桥绳砍断，放下吊桥，后金兵一拥而入，攻占了沈阳城。这次战役，使明朝七万兵民丧生。

^① 语见《明史·熊廷弼列传》：“廷弼上言：‘臣奉命控扼山海，非广宁所得私。抚臣不宜卸责于臣。’”

攻占沈阳不久，努尔哈赤又召集诸贝勒大臣，宣布了向辽阳进军的重大军事决定。辽阳当时是东北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中心，明朝对其极为重视，将城池修建得异常坚固，并有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
在经过几番野战大大削弱了明军之后，三月二十一日，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率领下向辽阳发起总攻。明守城军士乱作一团，各城门相继失守。正在镇远楼督战的袁应泰见大势已去，城池难保，遂焚楼身亡。监军崔儒秀上吊自杀。几经奋战之后，后金终于占领了辽阳。接着，努尔哈赤将后金的国都迁到了辽阳。随后，努尔哈赤率军几经征战，又攻占了整个辽西地区，兵锋直指山海关下。

五、计丁授田 迁都抚蒙

进占辽河流域、迁都辽阳之后，如何治理和巩固这个幅员辽阔、人口繁盛的地区，成了摆在努尔哈赤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
辽沈地区汉族人口众多，由于明朝在这里长期实行军屯制度，农业比较发达。后金进入辽沈后，激烈的战争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，不少汉族地主官僚非死即逃，大片土地荒废。新迁入的八旗军民和当地汉民，都急需恢复生产以安定社会。天命六年（1621），努尔哈赤颁布了“计丁授田”之令，将辽沈地区的闲废田地 30 万日^①，分给后金士兵。后来，他又令辽东五卫及海州、盖州、复州、金州四卫共交出无主田地 30 万日，实行“计丁授田”。

继“计丁授田”之后，努尔哈赤又于天命十年（1625）发布了“按丁编庄”令。八旗军进入辽沈后，大量汉人被俘后沦为奴隶，编入奴隶制田庄。但他们生活困苦，难以聊生，叛亡殆尽。鉴于这一情况，努尔哈赤颁行“按丁编庄”令，规定：所有被俘获的奴隶均编入田庄，从而使庄田转变为官田，使原来为奴隶主服务的田庄过渡为封建制田庄。以“计丁授田”和“按丁编庄”为标志，后金初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。

因辽阳城年久失修且面积过大不宜防守，在迁都辽阳一年后，努尔哈赤便想另筑新城。他说服了众贝勒、大臣，调集上万名民工在辽阳城东的太子河边破土动工。民工们昼夜不停地营造，新城很快建成了，城方圆约 6 里，城墙高达 12 米，开设了 8 个城门。努尔哈赤对新城十分满意，命名为“东京”。他率领众贝勒举家迁居东京，还将景祖、显祖的陵墓也迁到附近的鲁阳山上。

在东京住了不过三年，努尔哈赤又决定把都城迁到沈阳。诸王大臣一听就急了，他们七嘴八舌地劝阻说，东京刚建就舍弃太可惜，迁都劳民伤财，民不堪苦。听了这些话，努尔哈赤顿露不悦之色，说：“汝辈哪里知晓我迁都沈阳的用意？沈阳乃战略要津，西可征明，北可攻蒙古，南可伐朝鲜。再说，附近有浑河和苏克苏护河，可以顺流而下运来木材，建造宫殿又有何难？此事我已拿定主意，你们不必多言。”众人见努尔哈赤如此说法，也就不再争辩了。

天命十年（1625），征明心切的努尔哈赤未等兴建新宫室完毕，就迁都沈阳。此后，他大兴土木，改建了沈阳城（史称“盛京”），使之成为后金新的统治中心。

明后期，蒙古逐渐形成了漠西厄鲁特蒙古、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三大部。其

^① 日是当时辽东计算土地的单位，1 日约合 6 亩。



沈阳故宫大政殿

中漠南蒙古与后金接壤。努尔哈赤深知，降服蒙古既能解除同明作战的后顾之忧，又可解决后金兵力不足的困难。因此，他对蒙古采取了攻抚结合、以抚为主的策略。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，曾参加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，大败而逃，后来又同乌拉合兵抵抗建州兵。随着后金的强盛，科尔沁自知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，便遣使请盟，联姻结好，努尔哈赤尽弃前嫌，欣然与科尔沁部通婚。他先后以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妃，他的儿子也相继娶了蒙古王公之女为妻。1614年，他的次子代善、五子莽古尔泰、八子皇太极和十子德格类全都娶了科尔沁蒙古女子。尔后，蒙古又同他的十二

子阿济格和十四子多尔袞联姻。努尔哈赤也不断将建州女子嫁给蒙古王公为妻。1614年，喀尔喀蒙古巴岳特贝勒的儿子恩格德尔归顺建州女真，努尔哈赤十分高兴，立即将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四女嫁给他为妻。后来恩格德尔与妻子来朝，受到努尔哈赤的特殊礼遇。朝拜时，努尔哈赤让恩格德尔率众蒙古贝勒在贝勒代善之后叩头，而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莽古尔泰、四贝勒皇太极等都在恩格德尔之后。恩格德尔对努尔哈赤自然感恩戴德。朝觐后，他要求偕公主留居建州，努尔哈赤允其所请，发誓对他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，还赐给他四处田庄，20个满汉奴仆。努尔哈赤这些具有策略性的举动，对蒙古诸部首领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，很多人相继投奔后金。科尔沁、喀尔喀等部先后成为后金的政治同盟。

但是，努尔哈赤以抚为主、联姻结好的策略并非对所有蒙古部落都能奏效，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诸部，一直联合明朝，与后金为敌。林丹汗占据漠南蒙古的大片地域，他野心勃勃，力图称雄蒙古。为了对付后金，明朝极力笼络林丹汗，每年赠银4000两，后来又增至4万两。林丹汗兵强马壮，又有明朝作靠山，对后金的态度非常骄横。

由于林丹汗势力较强大，加上有明王朝支持，努尔哈赤几次想对他动兵而又作罢，但后来林丹汗暴虐无道，穷奢极欲，大失人心，内部开始分崩离析。他属下的一些部落将领暗中与后金来往，就连他的两个孙子也跑到了后金，向努尔哈赤叩首行礼。努尔哈赤对林丹汗始终采取孤立、打击的策略。天命十年（明天启五年，1625），林丹汗率兵攻打后金的姻盟科尔沁部，努尔哈赤立即出兵援助，打败了林丹汗的进攻。

努尔哈赤以抚为主的对蒙政策，为日后满族统一蒙古诸部奠定了基础。与蒙古交好成为有清一代的基本国策。

六、宁远兵败 抑郁而死

辽西地区失陷后，明王朝深感形势严重，又一次征调全国各地的军队会集山海关，全力固守，并将积极主张抗击后金的大学士孙承宗、兵部主事袁崇焕派往关外考察军务。袁崇焕来到边关果然不负深望，很有作为，他首先向孙承宗提出要固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，重新修建了宁远城。孙承宗又修缮了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的城池，遣兵分守。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迅速建成了，辽西的局势重新稳定下来。

努尔哈赤此时正忙于迁都，探知孙承宗在辽西严阵以待，他一直没有贸然进攻。但不久明朝内部党争再起，孙承宗尽管满腹韬略、守边有方，却因秉性忠直遭到魏忠贤一伙的嫉恨和排挤。继任孙承宗的是魏忠贤的同党高第，他精于投机钻营，对打仗却是一窍不通。他对后金怕得要死，认为关外必不可守，只想躲在山海关内苟全性命。因此，他不顾袁崇焕等人的强烈反对，尽撤锦州等地的防务，将各城兵力强行调入山海关。孙承宗苦心经营的“宁锦防线”就这样被破坏了，只有袁崇焕坚持未撤。

努尔哈赤完成迁都后一直在寻找征伐明朝的时机，得知明军更换主帅、全线撤防的消息，他喜出望外，决定立即出兵。天命十一年（天启六年，1626）正月十四日，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八旗大军向辽西杀来。

一路上，后金军队长驱直入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锦州、松山等大小城池，只剩下宁远这座孤城还由袁崇焕固守着。努尔哈赤认为，后金大军压境，宁远一座孤城已是唾手可得，便派人给袁崇焕送去招降信，用高官厚禄引诱他献城投降。袁崇焕毅然拒绝了后金的招降，他将城外的所有明兵调入城内，将武器兵力集中起来。又将城外的百姓尽数进城，把城郊一定范围内的房屋粮食全部烧毁，使后金兵在宁远城外一无所获。袁崇焕用佩刀刺破手指，写下血书，表示要誓死守住宁远。



宁远城

努尔哈赤见袁崇焕誓死不降，亲自指挥千军万马齐攻宁远城。后金的战车、骑兵、步兵铺天盖地，向宁远压来。努尔哈赤采用战车同步骑结合的战术，几乎是所向披靡，不知攻下过明军多少城堡，但是在宁远城下，他们的战术失效了。袁崇焕指挥城上的大炮待后金兵冲至城下时一齐开炮，随着一声声巨响，后金兵成片倒地，连专门对付明军